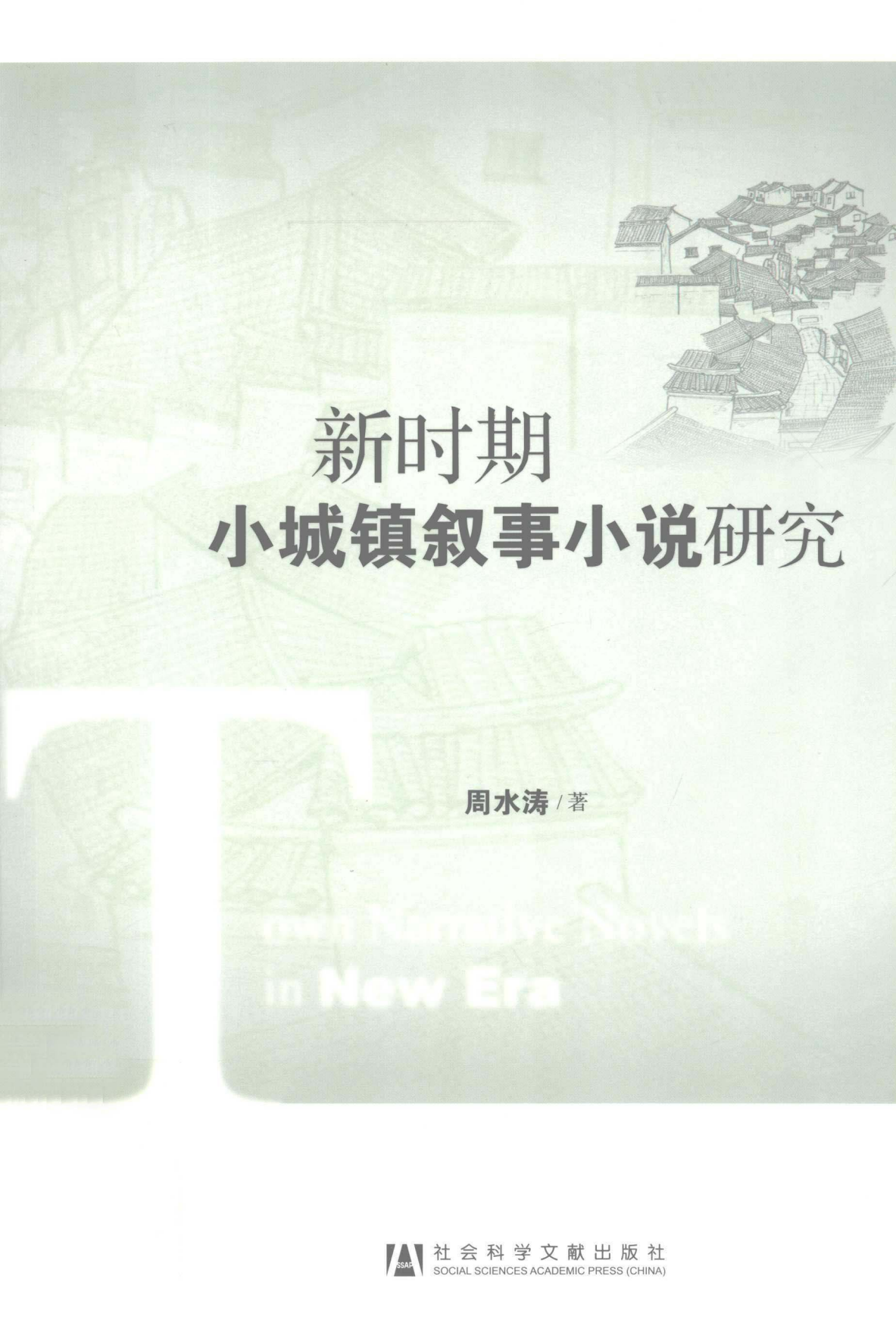




新时期 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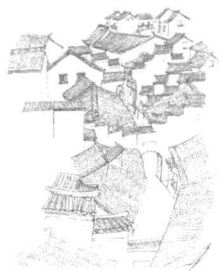
周水涛 / 著

town Narrative Novels
in New Era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新时期 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

Town Narrative Novels
in **New Era**

周水涛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周水涛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97-3988-4

I. ①新… II. ①周…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I20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393 号

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

著 者 / 周水涛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社会政法分社 (010) 59367126

责任编辑 / 曹义恒

电子信箱 / sheke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李瑞芬

项目统筹 / 曹义恒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18.25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彩插印张 / 0.25

印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297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97-3988-4

定 价 / 5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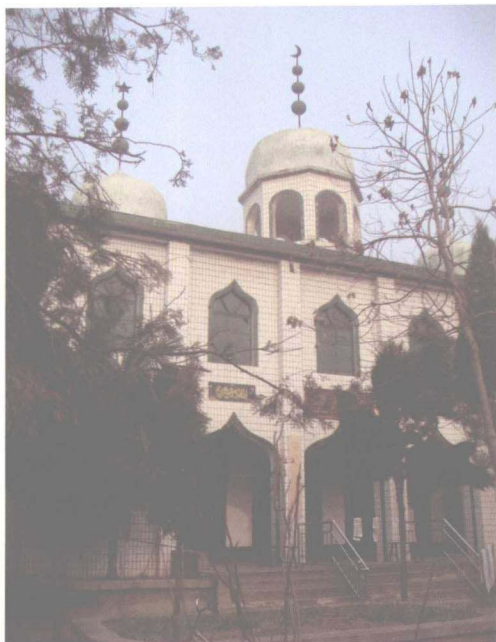
项 目 名 称：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

批 准 文 号：08BZW063

项 目 主 持 人：周水涛

项目组主要成员：陈美兰 王文初 江胜清

余志平 黄 颂 方华蓉



孙方友笔下的小镇：颍河镇清真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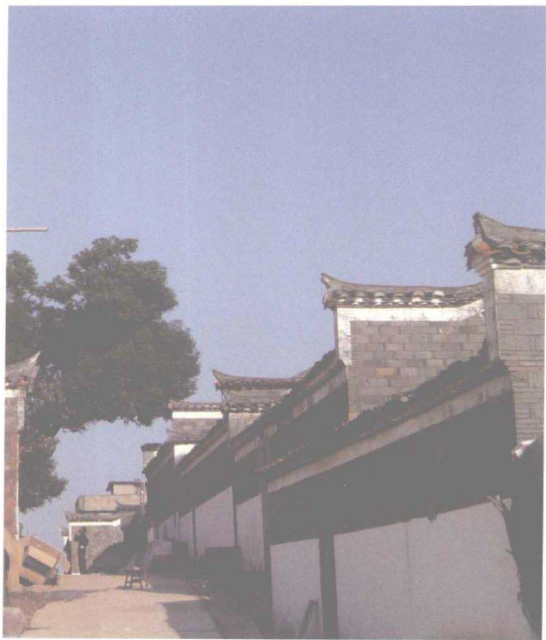
孙方友笔下的小镇：颍河镇渡口



小城镇叙事小说代表作家
孙方友

小镇属于城乡接合部，是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具有双重性格，开放中封闭，封闭中又有开放。因此，这里的生活是透明的，很少有真正的隐私，包括最为隐私的偷情在这里都是透明的，正是透明化的生活造就了彼此间的熟悉，人与人之间相熟到骨子里，正是这份透明才能给予我们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丰满的书写对象。也就是说，透明的生活是文学产生的基础，也是文学题材和人物形象千变万化的重要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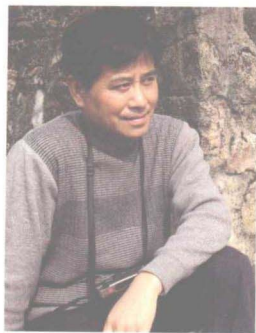
——孙方友



陈世旭笔下的小镇原型一隅（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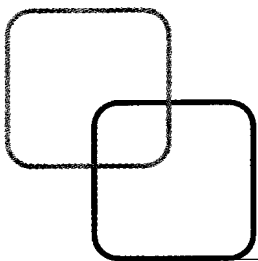
陈世旭笔下的小镇原型一隅（2）



小城镇叙事小说代表作家
陈世旭

小镇是乡村与城市的连接地带，是农业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过渡地带，有比城市多得多的乡土传承，又有比乡村多得多的城市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写小镇其实是写从数千年的农业社会向现代世界转型的当代中国。

——陈世旭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流变发展	017
第一节 复苏与拓展	018
一 休眠与复苏	018
二 包孕与剥离	023
三 勃发与成熟	034
第二节 全新的格局	040
一 文体的成型	040
二 内容的更新	050
三 风格的拓展	053
第二章 历史叙事	058
第一节 展示与反思	058
一 出自国家立场的展示与反思	058

二	出自精英立场的展示与反思·····	061
三	出自平民立场的展示与反思·····	067
第二节	审视与建构·····	070
一	演绎小城镇发展史而解构元话语·····	071
二	展示小城镇历史风云而评判历史·····	076
第三节	把玩与戏谑·····	080
一	调侃时代的荒诞·····	081
二	戏谑民众的蒙昧·····	088
三	调侃畸形的人格与变异的人性·····	096
第四节	“历史叙事”的叙事特征·····	107
一	紧扣小城镇发展史·····	108
二	选取特定的历史时段·····	112
第三章	政治叙事·····	115
第一节	审视小城镇的权力运作·····	119
一	考察权力结构·····	119
二	观照行政运作困境·····	129
第二节	观照小城镇官本位·····	140
一	审视官本位意识·····	141
二	透视官本位行政·····	148
第四章	文化叙事·····	157
第一节	观照小城镇社会群体·····	157
一	小城镇工商业者群体及其文化·····	158
二	小城镇文人群体及其文化·····	168
三	小城镇官人群体及官人文化·····	181
第二节	展示小城镇风情风物·····	191

一 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的内容·····	191
二 民俗学意识与风情风物描写·····	209
三 小城镇风情风物描写的意义·····	213
 第五章 叙事心态 ·····	216
第一节 怀旧心态·····	217
一 文化怀旧·····	217
二 人生怀旧·····	224
三 怀旧心态与小城镇·····	231
第二节 愉悦心态·····	234
一 闲适心态·····	235
二 戏谑心态·····	243
三 愉悦心态的特点·····	249
第三节 功利心态·····	252
一 政治功利心态·····	252
二 道德功利心态·····	256
三 功利心态的表现形态·····	261
 附 录 孙方友笔下的颍河镇·····	267
 主要参考文献·····	271
索 引·····	277
后 记·····	283

导 论

一 小城镇与小城镇叙事

对于小城镇这一概念外延与内涵的界定，国内学者至今仍未达成共识。什么是小城镇？正如卢汉超所说：“小城镇是一个使用很广而又缺乏严格定义的概念。”^①这一概念之所以“缺乏严格定义”，就在于很难定义，而定义之难，主要在于“小城”与“镇”的边界的认定。

“小城镇”应该可以分解为“小城”和“镇”。对于城市大小的划分或界定，目前存在着多种标准，如居民人口数量的多少，行政区划级别的高低，市区人口密度的大小，拥有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大小等。现在人们一般认为，“小城”是“地级市”“县级市”或“县辖镇”，其“市区”人口数量在20万以下；“镇”是典型的“城乡接合部”，根据其行政区划及经济地位一般可分为“建制镇”或“乡镇”。“建制镇”一般是镇政府或乡政府的所在地，是一方乡土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它虽然不像“县辖市”那样直接由“县级市”管辖，但它拥有“县级市”的许多派出机构，它的许多政治、经济、文化实体或单位直接与县城的对应实体或单位挂钩。乡镇，在许多情况下是乡政府的所在地，但有时就是农民集中居住、具有“街”的形态的一般乡村，所谓“街尾乡头”——尽管它拥有茶馆、诊所、商店等作为“镇”的标志物的商业营运实体，但其居民主体是农民，因此费孝通先生将“镇”分为“城镇”“乡镇”“村镇”三种类型。笔者认为，小城

① 卢汉超：《略论中国文化中的小城镇情结》，《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

镇是城市与乡村的集合体与接合部，是一种在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比农村社区高一层而又比大中城市低一层次的社会实体，它包括 20 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工矿区、县级市、建制镇和乡村集镇。当然，笔者的这种划分十分粗略，只是一种“相对划分”，因为这种划分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存在着一定不足。例如，在珠江三角洲，由于城市化的急速推进及外来民工的不断涌入，许多传统意义上的小城或“地级市”“县级市”的人口达到 100 万，在浙江、江苏等经济发达地区，许多“镇”仅“常住人口”就超过 20 万。显然，这些城镇是一般意义上的小城镇定义难以包括的。考虑到“历史沿革”“习惯认定”等多种因素，我们仍然认定这些城镇为小城镇。

对小城镇叙事小说进行定义，需要解决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称呼问题。

笔者将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小说类型称为“小城镇叙事小说”。目前，学界给予以小城镇为描写对象的小说不同的称呼。杨剑龙、逢增玉、徐德明、熊家良等学者在“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笔谈^①的系列文章中称之为“小城文学”。例如，熊家良认为：“凡是以小城及周边为背景，以写小城人及小城生活为主，传达出现代意识和小城风情的作品，皆可称为小城文学。”^②这一称谓得到赵冬梅等学者的认同^③。易竹贤、李莉等称之为“小城镇小说”，认为“小城镇小说勾勒的是一部独特的中国社会的初期蜕变史”^④。杨加印、龚奎林、黄梅等人称之为“小城镇文学”^⑤。综观多种提法，我们可以将这些命名归纳为三种基本方式：一是将小城镇叙事小说称为“文学”，二是将小城镇叙事小说称为“小说”，三是在“文学”或“小说”之前冠以“小城”或“小城镇”。笔者认为，在学界已经明确界定了“文学”和“小说”的分野之后，在新时代命名一个新对象之时，我们不能

① 参见《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03 年第 5 期，该期学报刊登了杨剑龙的《小城文学的价值与研究方法谈》、逢增玉的《文学视野中的小城镇形象及其价值》、徐德明的《小城叙述：乡下人进城与城乡伦理冲突》等文章。

② 熊家良：《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上海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第 38 页。

③ 赵冬梅：《20 世纪小城小说：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南都学坛》2004 年第 2 期。

④ 易竹贤、李莉：《小城镇题材创作与中国现代小说》，《江汉论坛》2003 年第 11 期。

⑤ 杨加印：《现代文学中的“小城镇世界”》，东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第 1 页；龚奎林、黄梅：《小城镇文学的魅力启示——以官场小说〈无根令〉作个案解读》，《当代文坛》2004 年第 6 期。

继续以“属概念”指称“种概念”，不能再以“文学”笼统地指称“小说”。因此，我们认为，使用“小城镇文学”“小城文学”等概念指称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存在诸多不妥之处。指称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在“小说”之前冠以“小城”，有“以偏概全”之嫌：尽管“小城”这一概念有着浓郁的文化韵味、丰富的文化内涵与“诗意”，但不能因此就以“小城”取代“小城镇”，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讲，“小城”与“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社会学层面这两个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有着明显的区别，在具体创作中作家们对这两个概念有着明显的区分。由此我们发现，易竹贤等学者使用的“小城镇小说”具有更大的涵盖面与适用性，因为这一概念既准确地以“小说”指称作品类型，又注意到了概念外延的覆盖面。然而，如果我们从这一概念出发，审视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时，就会发现这一概念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小城镇小说”充分考虑到了被命名对象的社会学、文化学意蕴，但对其文艺学、美学特征有所忽略。笔者认为，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作品最突出的文艺学、美学特征是其叙事学个性。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叙事学个性主要表现在特定的叙事对象与特定的叙事平台两个方面。小城镇叙事小说特定的叙事对象，是小城镇生活或小城镇人生，即小城镇叙事小说专注的是城乡之间的生存空间，这一特定的叙事对象在“题材学”层面将其与“都市小说”和“乡村小说”区别开来，从而也奠定了自身的文艺学、美学属性以及价值。小城镇叙事小说特定的叙事平台是特定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如果说小城镇是一种话语载体的话，那么这一话语载体是由时间与空间两个部分构成的。首先，小城镇是一种叙事空间：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小城或小镇是相对独立封闭的王国，它以其特有的物理属性与文化属性昭示“乡土中国”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在时间维度上的质变与量变，及其在既定历史时段所达到的程度。其次，小城镇是一种叙事时间：小城镇以其自身发展的线性轨迹标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的文明演进史——当现代意义的都市出现在神州大地并将自身与“乡土中国”（费孝通语）区分开之际，小城镇的社会学、文化学意义也开始显现出来，它标明的是一个东方文明古国蜕变的线性轨迹。因此，小城镇特有的空间意义与时间意义成就了其特有的文艺学、美学意义。简言之，在叙事时间层面，小城镇既以其线性演进标识自身的变迁轨迹，又以其相对静止标识其自身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到达的空间位置。因为小城镇叙事小说

有着特殊的叙事学特征，所以我们在命名时不可忽略其叙事学特征。因此，笔者在“小城镇小说”之间加上“叙事”二字，将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小说类型称为“小城镇叙事小说”。

二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指称范围问题。

小城镇叙事小说的指称范围认定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其指称范围认定涉及一系列难题，如小城镇叙事小说与都市文学的界限切分、小城镇叙事小说与乡村小说的疆域分隔、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与以小城镇为直接叙事对象的作品区分等。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区分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与以小城镇为直接叙事对象的作品，因此，在此我们要着重讨论这一问题。

首先，我们有必要阐明何为“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的作品”，就是将小城镇当成直接描写对象的作品。将小城镇当成直接描写对象的作品可分为两个大类：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和将小城镇作为叙事载体的作品。在此，我们分别讨论：①直接审视小城镇的作品将小城镇作为考察和凝视的对象。在许多情况下，叙事主体将小城镇作为一种观照对象，如审视小城镇人格、记叙特定历史时段小城镇的变迁、展示小城镇风情、透视小城镇文化、把玩小城镇人生等。例如《泥巴人》（陈世旭）、《我那遥远的故乡小镇》（李骏）、《洞天》（李贯通）等作品描写了社会急剧转型对小镇生活方式与文化心理的冲击，汪曾祺与孙方友的部分作品展示了小城与小镇特有的风土人情，张国擎的《古镇逸事》《古柳一景》《煮火》等“古镇系列”对小镇文化进行了全方位的观照（如展示宗法文化在小镇文化中的地位、审视小镇的文化权力结构等）。在这些作品中，小城镇是被审视、被考量、被把玩的客体。②在将小城镇作为叙事载体的作品中，小城镇首先是一种叙事载体，其次是被观照的客体。作为叙事载体，小城镇因其区别于城市和乡村的物理形态与精神特征而充当叙事平台，为作品的叙事提供时间与空间的叙事平台。例如，在《芙蓉镇》（古华）、《你是一条河》（池莉）、《阖闾镇沿革》（贾兴安）等作品中，小城镇既是一种时间顺序，又是一种生存空间，小城镇以其特有的物质形态承载了作家的生活阐释与历史思考，小城镇以其特有的精神禀赋解构了作家的文化思考与政治评点。然而，此时的小城镇不是单纯地充当叙事平台，因为它本身也是被观照、被把玩的对象。例如，在《芙蓉镇》中，芙蓉镇在

充当“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承载物的同时，其本身还接受了作者从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对特定客体的观照。例如，作者意欲从文化角度出发，“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生活的色彩和生活情调来”。《闾岚镇沿革》演绎了1913~2000年这一历史时段内闾岚镇的线性演进及这种线性演进与整个时代变迁的呼应。作为一种物理平台，闾岚镇承载了作者对小镇凡俗人生的展示及对凡俗人生所包含的政治内涵的新历史主义解读——包括对权威现代性话语的内在逻辑的考量及“被现代化”对象自身素质的观照。

其次，我们有必要说明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与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作品的不同。两者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中，小城镇仅是一个简单的背景，而不是被观照被把玩的对象。例如，高云览的《小城春秋》是不能归入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因为《小城春秋》是典型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①，作品的核心叙事动机是通过对“历史”的本质叙述为新社会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证明，其叙事逻辑与叙事方式与《青春之歌》等作品一致，“小城”在作品中仅是事件发生的一个远景；《红旗谱》虽然叙述了锁井镇上两家农民三代人的历史和一家地主两代人的历史，但“二师学期”和“高蠡暴动”这两个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事件是作品叙述的重心和高潮，家族的所作所为直接介入政治事件，作品的整体描写指向阶级斗争，正如梁斌所说：“我写这部书，一开始就明确主题思想是写阶级斗争。”^②在严歌苓的《第九个寡妇》中，小镇史屯仅是王葡萄藏匿和养护“反革命”公爹这一事件发生或故事存在的地点，事件的发生或故事的存在与史屯的本质属性没有内在关联。作为背景存在的小城镇和作为被审视对象的小城镇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例如，《白鹿原》与《古船》的故事都发生在小镇上，但在陈忠实的《白鹿原》中白鹿镇仅是被偶尔提及的一个地名，白鹿镇自身的物理形态及精神特征与作品主题的关涉不大，而注狸镇在张炜的《古船》中则既是故事发生的地点，又是被审视的对象。二是在涉及小城镇描写的作品中，小城镇不是作品的创作指向：在这些作品

① 著名作家高云览的长篇小说《小城春秋》发表于1956年12月，不属于“新时期”阶段的创作。

② 梁斌：《漫谈〈红旗谱〉的创作》，《人民文学》1959年第6期。

中，小城镇可能是一种叙事载体，但它承载的不是对小城镇自身的思考，作品的整体不是集中指向小城镇。例如。李锐的《银城故事》与张炜的《古船》都以小城镇为叙事载体，但两者的叙事指向明显不同：尽管《银城故事》对银城的地理位置、山川美景等自然环境进行了描绘，对具有地域色彩的井盐开采、竹子加工、两季牛市等工商业活动进行了描写，对火边子牛肉、退秋鲜鱼等特产风味进行了介绍，但作品的叙事目的不是小城自身，而是观照“历史的原生态”及揭示历史的“非理性”，小城在作品中仅仅是展示盐商大户刘三公家族命运的平台，是先后登台的多种力量较量的场所，如将这个“平台”替换为大都市，整体叙事仍然成立。在《古船》中，小镇也是一种载体，作家也立足于这一载体对早期农民运动、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等不同历史阶段的重要事件进行了反思，反思之中也显现出对“元话语”的质疑，但这种反思始终关联着小镇，如小镇的文化人格、“国家权力”与具有农耕底蕴的小镇宗法权力的亲和与对立、宗法权力在小镇的运作方式、乡镇文化的农耕性等，即小镇自身是《古船》的创作指向之一。在杨争光的作品中，有许多事件发生在小镇上，小镇是一个叙事平台，但作品的最终指向是乡村。例如，在《棺材铺》中，杨明远抓住李兆连、胡为两家的矛盾，煽风点火，制造事端，直至最后亲手杀死李兆连的儿子贵贵，导演了小镇上的暴力屠杀，其最终目的是要看到自己的棺材怎样装人（“我觉得用我的棺材装死人有意思”“我还没亲眼看见过用我的棺材装死人哩”），模仿西方现代主义渲染暴力、死亡、流血只是创作的一个方面，作品更多的是承续了《老旦是一棵树》《赌徒》等作品对人性的执著探索，而这种探索的最终指向是观照西北农村生活和农民命运。

当然，有些作品具有“兼类”性质。这些作品往往内涵丰富，意指复杂。裘山山的《保卫樱桃》就是这样的作品。樱桃是美好人性和理想社会秩序的象征，年轻的女校长意欲通过保卫樱桃（让村民们以体面的方式得到樱桃）的举措来重建某种理想化的社会秩序，来改变小镇人的生存观念，从而升华村民的人性，然而，由于学校加高了围墙，村民们因不能像先前那样以偷窃方式得到樱桃而愤怒，他们抬着因偷窃樱桃摔伤的村民闹事，要学校赔医药费，女校长求助于老校长、求助于学生、求助于派出所所长，最后学校在村里办了酒席才平息事件。很明显，事与愿违：女校长意欲重建社会秩序却扰动了原有的社会秩序，意欲升华人性却使人性在邪恶的泥

潭中越陷越深；老校长对村民偷窃樱桃的“宽容”，学生对家长偷窃行为的反应麻木，派出所所长对闹事村民的嗔怪所显露出来的袒护，表明乡村文化与小镇文化在属性上的同构，表明一种有缺陷的文化能构成一种畸形且牢不可破的文化生态平衡，表明女性话语权在“地方”的弱势。因此，《保卫樱桃》的创作指向是双向或多向的，即既有对乡村文化的审视，又有对城镇文化的审视，还有对男权文化的统治地位的观照。《保卫樱桃》这类作品应该有双重或多重的归属。

通过上面的讨论，我们初步这样定义：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以小城镇为叙事对象和叙事平台的作品，在这类作品中，小城镇既是被审视、被考量、被把玩的客体，又是承载作家的生活阐释与历史思考的平台。

在此，我们还需简单讨论文学思潮与小城镇小说创作的关系问题。新时期是一个思潮迭起、文学多变、流脉繁多的时段，在此阶段问世的每一篇作品几乎都可归入具体的文学思潮或文学发展流脉中，因此，我们在进行作品甄别时，关键是看其整体创作是否指向小城镇自身，而不必过于在意其流派归属。例如，池莉的《你是一条河》《预谋杀人》《青奴》等作品分属于“新写实”“新历史主义”等不同的小说创作流脉，这些作品被打上了鲜明的“思潮”印记，但这些作品同时又具有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基本特征：小镇在作品中既是叙事平台又是叙事对象，江汉平原上的“沔水镇”是一个具有多重意蕴的重心意象，因此我们认定《你是一条河》是小城镇叙事小说；王安忆的《小城之恋》《荒山之恋》等作品都以小城镇为叙事背景，但作品的整体与小城镇本身没有多大关系，其创作指向是“爱情战争”——“爱情双方既是爱的对手又是作战的对手，英勇全部的智力与体力”^①，而不是小城镇自身，因此，这些作品不是小城镇叙事小说。

对于小城镇叙事小说的外延划定（即小城镇叙事小说“疆域”的认定）十分关键。众所周知，任何一种文体分类都具有相对性，即属于这种文体的创作既有“核心”部分，又有“外围”部分，在“外围”部分中，如同生物学分类中的“跨类生物”一样，许多作品具有“兼类”特征，但“核

^① 王安忆：《荒山之恋》，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第311页。笔者认为，关于“三恋”的女权主义意旨的确立，是学者们的主观认定，王安忆明确指出其“创作初衷”与女权主义创作资源及男性文化批判并无多大关系。

心”部分总是具有该类文体最鲜明的特征。在小城镇叙事小说中，汪曾祺的“高邮系列”、林斤澜的“矮凳桥系列”、孙方友的“小镇人物系列”与“陈州系列”、陈世旭的“小镇系列”、彭瑞高与何申等人的“乡镇系列”、薛舒的“刘湾系列”、魏微的“东坝系列”等是“核心”部分，这些作品鲜明地展现了小城镇叙事小说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

最后我们要特别说明：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一种文体或小说类型。对此我们作出两点解释。第一，与“身体写作”“成长小说”“少年写作”等“写作倾向”或“题材侧重”不同，小城镇叙事小说是一种分支文体或小说亚类，它已经从包孕它的母体（“一般小说”）中分离出来，它有自己的亚类文体特征。第二，与“身体写作”等创作不同，它是一个农业大国文明演进的产物，小城镇叙事小说创作有特定的经济基础与时代背景，有特定的心理依托与文化支撑，这种创作正处于发展之中，它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存在^①。

二 “已有研究”

在此，“已有研究”就是本课题的“研究现状”。

从严格意义上讲，与“新时期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直接相关的研究几乎空白，即“已有研究”主要是“间接相关研究”，“直接相关研究”极少。

所谓“间接相关研究”就是以“现代文学”阶段的小城镇叙事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因为这种研究仅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间接参考，所以笔者将其称为“间接相关研究”。

在此，我们应该首先提到熊家良的研究成果。熊家良的博士学位论文《现代中国的小城文化与小城文学》^②应该是现代小城镇叙事小说研究领域中的标志性成果。其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从文化学视角出发考察现代“小城文化”。熊家良将“小城文化”分为“自然”“传统”“现代”

① 对小城镇叙事小说特有的时代背景、心理依托、文化支撑等问题的讨论将在后面的相关章节中进行。

② 熊家良的博士学位论文于200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以相同名称出版。